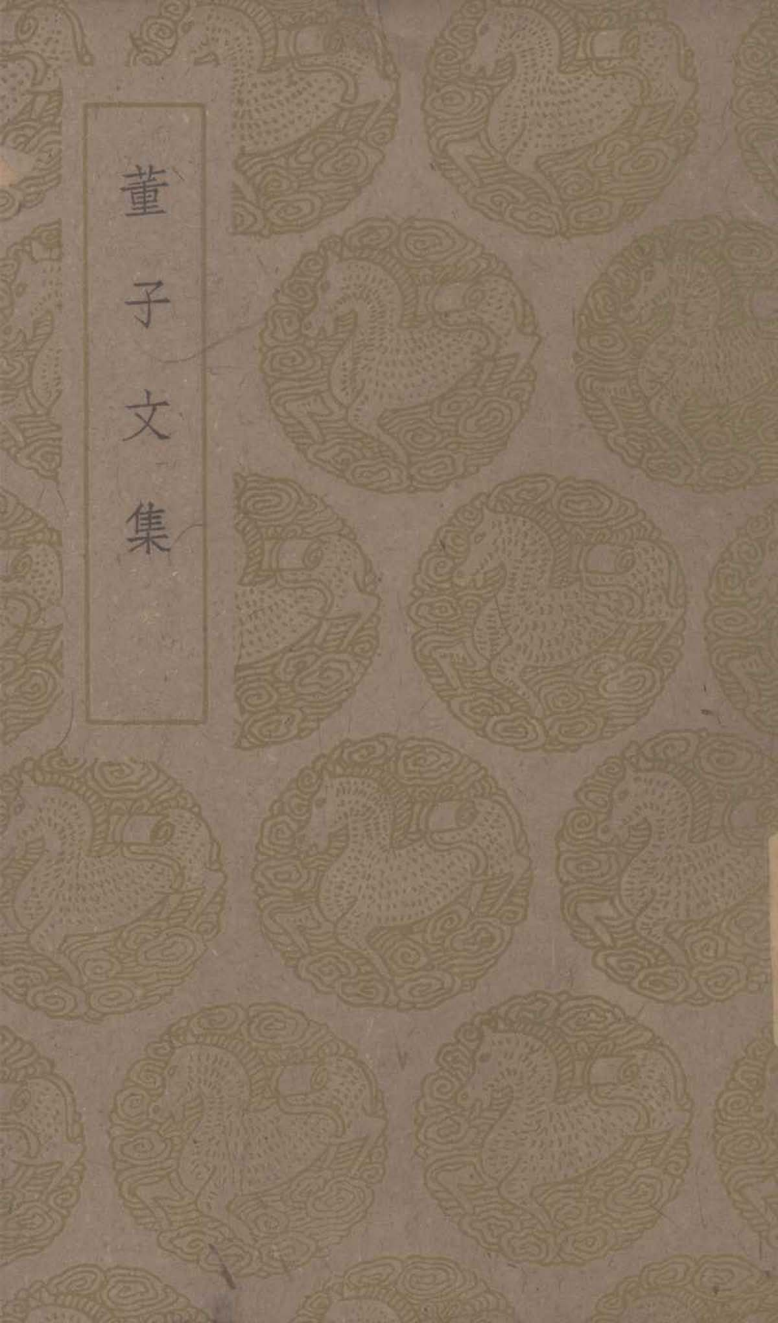


董子文集



中國書局
中文圖書



17.8

集文子董 1,523

著舒仲董

叢書集成初編

(補印本)

董子文集

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初版
一九五九年十月補印

董仲舒著
商務印書館出版

上海華文印刷廠印刷

董子文集卷全

本傳

董仲舒廣川人也。少治春秋。孝景時爲博士。下帷講誦弟子傳。以久次相授業。或莫見其面。蓋三年不窺園。其精如此。進退容止。非禮不行。學士皆師尊之。武帝卽位。舉賢良文學之士。前後百數。而仲舒以賢良對策焉。對旣畢。天子以仲舒爲江都相。事易王。易王帝兄。素驕好勇。仲舒以禮誼匡正。王敬重焉。久之。王問仲舒曰。粵王勾踐與大夫泄庸種蠡謀伐吳。遂滅之。孔子稱殷有三仁。寡人亦以爲粵有三仁。桓公決疑於管仲。寡人決疑於君。仲舒對曰。臣愚不足以奉大對。聞昔者魯君問柳下惠。吾欲伐齊。何如。柳下惠曰。不可。歸而有憂色。曰。吾聞伐國不問仁人。此言何爲至于我哉。徒見問爾。且猶羞之。況設詐以伐吳。虛繇此言之。粵本無一仁。夫仁人者。正其誼。不謀其利。明其道。不計其功。是以仲尼之門。五尺之童。羞稱五伯。爲其先詐力而後仁誼也。苟爲詐而已。故不足稱於大君子之門也。五伯比於他諸侯爲賢。其比三王猶武夫之與美玉也。王曰善。仲舒治國。以春秋災異之變。推陰陽所以錯行。故求雨。閉諸陽。縱諸陰。其止雨。反是行之。一國未嘗不得所欲。中廢爲中大夫。先是遼東高廟。長陵高園殿災。仲舒居家推說其意。草藁未上。主父偃候仲舒私見。嫉之。竊其書而奏焉。上召視諸儒。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。以爲大愚。於是下仲舒吏。當死。詔赦之。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。仲舒爲人廉直。是時方外攘四夷。公孫宏治春秋。不

如仲舒而宏希世用事。位至公卿。仲舒以宏爲從諛。宏嫉之。膠西王亦上兄也。尤縱姿。數害吏二千石。宏乃言於上曰。獨董仲舒可使相。膠西王聞仲舒大儒。善待之。仲舒恐久獲辜。病免。凡相兩國。輒事驕王。正身以率下。數上疏諫爭。教令國中。所居而治。及去位歸居。終不問家產業。以修學著書爲事。仲舒在家。朝廷如有大議。使使者及廷尉張湯就其家而問之。其對皆有明凜。自武帝初立。魏其武安侯爲相。而隆儒矣。及仲舒對冊。推明孔氏。抑黜百家。立學校之官。州郡舉茂材孝廉。皆自仲舒發之。年老以壽終於家。家徙茂陵。子及孫皆以學至大官。仲舒所著。皆明經術之意。及上疏條教。凡百二十三篇。而說春秋事。得失。聞舉玉杯繁露。清明竹林之屬。復數十篇。十餘萬言。皆傳於後世。掇其切當。世施朝廷者。著於篇。贊曰。劉向稱董仲舒有王佐之材。雖伊呂亡以加。管晏之屬。伯者之佐。殆不及也。至向子歆以爲伊呂乃聖人之耦。王者不得則不興。故顏淵死。孔子曰。噫。天喪余。唯此一人爲能當之。自宰我子貢子游子夏不與焉。仲舒遭漢承秦滅學之後。六經離析。下帷發憤。潛心大業。令後學者有所統一。爲羣儒首。然考其師友淵原。所漸猶未及。康游夏。而曰管晏弗及。伊呂不加過矣。至向曾孫龔。篤論君子也。以歆之言爲然。

董子文集卷全

漢 廣川董仲舒著

賦

士不遇賦

嗚呼嗟乎。遐哉邈矣。時來過遲。去之速矣。屈意從人。非吾徒矣。正身俟時。將就木矣。悠悠偕時。豈能覺矣。心之憂歎。不期祿矣。皇皇匪寧。祗增辱矣。努力觸藩。徒摧角矣。不出戶庭。庶無過矣。生不丁三代之聖隆兮。而丁三季之末俗。以辯詐而期通兮。貞士耿介而自束。雖日三省於吾身兮。猶懷進退之惟谷。彼實繁之有徒兮。指其白而爲黑。目信嫫而視眇兮。口信辯而言訥。鬼神不能正人事之變戾兮。聖賢亦不能開愚夫之違惑。出門則不可以偕往兮。藏器又嗤其不容。退洗心而內訟兮。亦未知其所從也。觀上古之清濁兮。廉士亦熒熒而靡歸。殷湯有卞隨與務光兮。周武有伯夷與叔齊。卞隨務光遁迹於深淵兮。伯夷叔齊登山而采薇。使彼聖人其猶周遑兮。矧舉世而同迷。若伍員與屈原兮。固亦無所復顧。亦不能同彼。子兮。將遠遊而終慕。於吾儕之云遠兮。疑荒途而難踐。憚君子之于行兮。誠三日而不飯。嗟天下之偕違兮。悵無與之偕返。孰若返身於素業兮。莫隨世而輪轉。雖矯情而獲百利兮。復不如正心而歸一善。紛旣迫而後動兮。豈云稟性之惟褊。同人而大有兮。明謙光而務展。遵幽昧於默足兮。豈舒采而靳顯。苟肝膽

之可同兮。奚鬚髮之足辦也。

策

賢良策一

武帝制曰。朕獲承至尊休德。傳之亡窮。而施之罔極。任大而守重。是以夙夜不皇康寧。永惟萬事之統。猶懼有闕。故廣延四方之豪雋。郡國諸侯公選賢良。修絜博習之士。欲聞大道之要。至論之極。今子大夫褒然爲舉首。朕甚嘉之。子大夫其精心致思。朕垂聽而問焉。蓋聞五帝三王之道。改制作樂而天下洽。和百王同之。當虞氏之樂。莫盛於韶。於周莫盛於勺。聖王已沒。鐘鼓箏絃之聲未衰。而大道微缺。陵夷至乎桀紂之行。古本作王道大壞矣。夫五百年之間。守文之君。當塗之士。欲則先王之法。以戴翼其世者。甚衆。然猶不能反日以仆滅。至後王而後止。豈其所持操或諄謬而失其統與。固天降命不可復反。必推之於大衰。而後息與。嗚呼。凡所爲屑屑。夙興夜寐。務法上古者。又將無補與。三代受命。其符安在。災異之變。何緣而起。性命之情。或天或壽。或仁或鄙。習聞其號。未燭厥理。伊欲風流而令行。刑輕而姦改。百姓和樂。政事宣昭。何修何飭。而膏露降。百穀登。德潤四海。澤臻草木。三光全。寒暑平。受天之祐。享鬼神之靈。德澤洋溢。施乎方外。延及羣生。子大夫明先聖之業。習俗化之變。終始之序。請問高誼之日久矣。其明以諭朕。科別其條。勿猥勿并。取之於術。慎其所出。迺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極。枉於執事。書之

不泄與于朕躬毋悼後害。子大夫其盡心靡有所隱。朕將親覽焉。

仲舒對曰。陛下發德音。下明詔。求天命與情性。皆非愚臣之所能及也。臣謹按春秋之中。視前世已行之事。以觀天人相與之際。甚可畏也。國家將有失道之敗。而天迺先出災害以譴告之。不知自省。又出怪異以警懼之。尚不知變。而傷敗迺至。以此見天心之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。自非大亡道之世者。天盡欲扶持而全安之。事在強勉而已矣。強勉學問。則聞見博而知益明。強勉行道。則德日起而大有功。此皆可使還至而立有效者也。詩曰。夙夜匪懈。書云。茂哉茂哉。皆強勉之謂也。道者所繇適於治之路也。仁義禮樂。皆其具也。故聖王已沒。而子孫長久安寧數百歲。此皆禮樂教化之功也。王者未作樂之時。乃用先王之樂。宜於世者。而以深入教化於民。教化之情不得。雅頌之樂不成。故王者功成作樂。樂其德也。樂者所以變民風化民俗也。其變民也易。其化人也著。故聲發於和。而本於情。接於肌膚。藏於骨髓。故王道雖微缺。而箎絃之聲未衰也。夫虞氏之不爲政久矣。然而樂頌遺風。猶有存者。是以孔子在齊而聞韶也。夫人君莫不欲安存而惡危亡。然而政亂國危者甚衆。所任者非其人。而所繇者非其道。是以政日以仆滅也。夫周道衰於幽厲。非道亡也。幽厲不繇也。至於宣王。思昔先王之德。興滯補弊。明文武之功業。周道粲然復興。詩人美之。而作上天祐之。爲生賢佐。後世稱誦。至今不絕。此夙夜不解行善之所致也。孔子曰。人能宏道。非道宏人也。故治亂廢興在於己。非天降命。不可得反。其所操持諄謬。失其統也。臣聞天之所大奉使之王者。必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自至者。此受命之符也。天下之人同心歸之。若歸父母。故天瑞應誠而

至書曰。白魚入于王舟。有火復于王屋。流爲烏。此蓋受命之符也。周公曰。復哉復哉。孔子曰。德不孤。必有隣。皆積善累德之效也。及至後世。淫佚衰微。不能統理羣生。諸侯背畔。殘賊良民。以爭壤土。廢德教而任刑罰。刑罰不中。則生邪氣。邪氣積於下。怨惡畜於上。上下不和。則陰陽繆戾。古戾字而妖孽生矣。此災異所緣而起也。臣聞命者。天之令也。性者。生之質也。情者。人之欲也。或夭或壽。或仁或鄙。陶冶而成之。不能粹美。有治亂之所生。故不齊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之德風。小人之德草。各本俱作風。草也。草上之風。必偃。故堯舜行德。則民仁壽。桀紂行暴。則民鄙夭。夫上之化下。下之從上。猶泥之在鈞。唯甄者之所爲。猶金之在鎔。唯冶者之所鑄。綏之斯徠。動之斯和。此之謂也。臣謹按春秋之文。求王道之端。得之於正。正次王。王次春。春者。天之所爲也。正者。王之所爲也。其意曰。上承天之所爲。而下以正其所爲。正王道之端云爾。然則王者欲有所爲。宜求其端於天。天道之大者在陰陽。陽爲德。陰爲刑。刑主殺而德主生。是故陽常居大夏。而以生育長養爲事。陰常居大冬。而積於空虛不用之處。以此見天之任德不任刑也。天使陽出。布施於上。而主歲功。使陰入。伏於下。而時出佐陽。陽不得陰之助。亦不能獨成歲。終陽以成歲爲名。此天意也。王者承天意。以從事。故任德教而不任刑。刑者。不可任以治世。猶陰之不可任以成歲也。爲政而任刑。不順於天。故先王莫之肯爲也。今廢先王德教之官。而獨任執法之吏治民。毋乃任刑之意與。孔子曰。不教而誅。謂之虐。虐政用於下。而欲德教之被四海。故難成也。臣謹按春秋。謂一元之意。一者。物之所從始也。元者。辭之所謂大也。謂一爲元者。視大始而欲正本也。春秋深探其本。而反自貴者始。故爲人君者。正心以正朝廷。正

朝廷以正百官。正百官以正萬民。正萬民以正四方。四方正遠近莫敢不一於正。而亡有邪氣。奸其間者。是以陰陽調而風雨時。羣生和而萬民殖。五穀熟而草木茂。天地之間被潤澤而大豐美。四海之內聞盛德而皆傑臣。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畢至。而王道終矣。孔子曰。鳳鳥不至。河不出圖。吾已矣夫。自悲可致此物。而身卑賤不得致也。今陛下貴爲天子。富有四海。居得致之位。操可致之勢。又有能致之資。行高而恩厚。知明而意美。愛民而好士。可謂誼主矣。然而天地未應。而美祥莫至者。何也。凡以教化不立而萬民不至也。夫萬民之從利也。如水之走下。不以教化隄防之。不能止也。是故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。其隄防完也。教化廢而姦邪並出。刑罰不能勝者。其隄防壞也。古之王者明於此。是故南面而治天下。莫不以教化爲大務。立太學以教於國。設庠序以化於邑。漸民以仁。摩民以誼。節民以禮。故其刑罰甚輕。而禁不犯者。教化行而習俗美也。聖王之繼亂世也。掃除其迹而悉去之。復修教化而崇起之。教化已明。習俗已成。子孫循之行五六歲。尙未敗也。至周之末世。大爲亡道。以失天下。秦繼其後。獨不能改。又益甚之。重禁文學。不得挾書。棄捐禮誼。而惡聞之。其心欲盡滅先聖之道。而顓爲自恣。苟簡之治。故立爲天子十四歲。而國破亡矣。自古以來。未嘗以亂濟亂。大敗天下之民如秦者也。其遺毒餘烈。至今未滅。使習俗薄惡。人民鬻頑。抵冒殊扞。孰爛如此之甚者也。孔子曰。腐朽之木不可彫也。糞土之牆不可圻也。今漢繼秦之後。如朽木糞土矣。雖欲善治之。亡可奈何。法出而姦生。令下而詐起。如以湯止沸。抱薪救火。愈甚亡益也。竊譬之琴瑟不調。甚者必解而更張之。乃可鼓也。爲政而不行。甚者必變而更化之。乃可理也。當更張而

不更張。雖有良工。不能善調也。當更化而不更化。雖有大賢。不能善治也。故漢得天下以來。常欲善治。而至今不可善治者。失之於當更化而不更化也。古人有言曰。臨淵羨魚。不如退而結網。今臨政而願治。七十餘歲矣。不如退而更化。更化則可善治。善治則災害日去。福祿日來。詩云。宜民宜人。受祿于天。爲政而宜於民者。固當受祿於天。夫仁義禮智信。五常之道。王者所當修飭也。五者修飭。故受天之祐而享鬼神之靈。德施於方外。延及羣生也。

賢良策二

武帝覽其對而異焉。乃復策之。制曰。蓋聞虞舜之時。游於巖廊之上。垂拱無爲。而天下太平。周文王至於日昃不暇食。而宇內亦治。夫帝王之道。豈不同條共貫與。何逸勞之殊也。蓋儉者。不造玄黃旌旗之飾。及至周室。設兩觀。乘大路。朱干玉戚。八佾陳於庭。而頌聲興。夫帝王之道。豈指異哉。或曰。良玉不瑑。又云。非文亡以輔德。二端異焉。殷人執五刑以督姦。傷肌膚以懲惡。成康不式。四十餘年。天下不犯。囹圄空虛。秦國用之。死者甚衆。刑者相望。耗矣哀哉。嗚呼。朕夙寤晨興。惟前帝王之憲。永思所以奉至尊。章洪業。皆在力本任賢。今朕親耕籍田。以爲農先。勸孝弟。崇有德。使者冠蓋相望。問勤勞。恤孤獨。盡思極神。功烈休德。未始云獲也。今陰陽錯繆。氛氣充塞。羣生寡遂。黎民未濟。廉恥貿亂。賢不肖渾殽。未得其真。故詳延特起之士。意庶幾乎。今子大夫待詔百有餘人。或道世務而未濟。稽之上古而不同。考之於今而難行。毋迺牽於文繁而不得聘與。將所由異術所聞殊方與。各悉對著於篇。毋諱。有司明其指。

略切磋商之以稱朕意。

對曰。臣聞堯受命以天下爲憂。而未以位爲樂也。故誅逐亂臣。務求賢聖。是以得舜禹稷禹咎繇。衆聖輔德。賢能佐職。教化大行。天下和洽。萬民皆安。仁樂誼。各得其宜。動作應禮。從容中道。故孔子曰。如有王者。必世而後仁。此之謂也。堯在位七十載。迺遜於位。以禪虞舜。堯崩。天下不歸堯子丹朱。而歸舜。舜知不可辟。乃卽天子之位。以禹爲相。因堯之輔佐。繼其統業。是以垂拱無爲。而天下治。孔子曰。韶盡美矣。又盡善也。此之謂也。至於殷紂。逆天暴物。殺戮賢知。殘賊百姓。伯夷太公。皆當世賢者。隱處而不爲臣。守職之人。皆奔走逃亡。入於河海。天下耗亂。萬民不安。故天下去殷而從周。文王順天理物。師用賢聖。是以閔天太顛散宜生等。亦聚於朝廷。愛施兆民。天下歸之。故太公起海濱。而卽三公也。當此之時。紂尙在上。尊卑昏亂。百姓散亡。故文王悼痛。而欲安之。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。孔子作春秋。先正王而繫萬事。見素王之文焉。由此觀之。帝王之條貫同。然而勞逸異者。所遇之時異也。孔子曰。武盡美矣。未盡善也。此之謂也。臣聞制度文采玄黃之飾。所以明尊卑。異貴賤。而勸有德也。故春秋受命所先制者。改正朔。易服色。所以應天也。然則宮室旌旗之制。有法而然者也。故孔子曰。奢則不遜。儉則固。儉非聖人之中制也。臣聞良玉不瑑。資質潤美。不待刻瑑。此亡異於達巷黨人。不學而自知也。然則常玉不瑑。不成文章。君子不學。不成其德。臣聞聖王之治天下也。少則習之學。長則材諸位。爵祿以養其德。刑罰以威其惡。故民曉於禮誼。而恥犯其上。成王行大誼。平殘賊。周公作禮樂以文之。至於成康之隆。囹圄空虛。四十餘年。此亦教化之漸。而仁

誼之流。非獨傷肌膚之效也。至秦則不然。師申商之法。行韓非之說。憎帝王之道。以介狠爲俗。非有文德

以教訓於

古本有
天字

下也。誅名而不察實。爲善者不必免。而犯惡者未必刑也。是以百官皆飾空言。一本無
空言字

虛辭而不顧實。外有事君之禮。內有背上之心。造僞飭詐。趣利無恥。又好用憎酷之吏。賦歛亡度。竭民財力。百姓散亡。不得從耕織之業。羣盜竝起。是以刑者甚衆。死者相望。而姦不息。俗化使然也。故孔子曰。導之以政。齊之以刑。民免而無恥。此之謂也。今陛下并有天下。海內莫不率服。廣覽兼聽。極羣臣之知。盡天下之美。至德昭然。施於方外。夜郎康居。殊方萬里。說德歸誼。此太平之致也。然而功不加於百姓者。殆王心未加焉。曾子曰。尊其所聞。則高明矣。行其所知。則光大矣。高明光大。不在於他。在乎加之意而已。願陛下因用所聞。設誠於內。而致行之。則三王何異哉。陛下親耕籍田。以爲農先。夙寤晨興。憂勞萬民。思惟往古。而務以求賢。此亦堯舜之用心也。然而未云獲者。士素不厲也。夫不素養士。而欲求賢。譬猶不琢玉而求文采也。故養士之大者。莫大乎太學。太學者。賢士之所關也。教化之本原也。今以一郡一國之衆。對亡應書者。是王道往往而絕也。臣願陛下興太學。置明師。以養天下之士。數考問以盡其材。則英俊宜可得矣。今之郡守縣令。民之師帥。所使承流而宣化也。故師帥不賢。則主德不宣。恩澤不流。今吏旣亡教訓於下。或不承用主上之法。暴虐百姓。與姦爲市。貧窮孤弱。冤苦失職。甚不稱陛下之意。是以陰陽錯繆。氛氣充塞。羣生寡遂。黎民未濟。皆長吏不明。使至於此也。夫長吏多出於郎中。中郎吏二千石。子弟選郎吏。又以富訾。未必賢也。且古所謂功者。以任官稱職爲差。非所謂積日累久也。故小材雖累日。不離於小官。賢

材雖未久。不害爲輔佐。是以有司竭力盡知。務治其業。而以赴功。今則不然。累日以取貴。積久以致官。是以廉恥貿亂。賢不肖渾殽。未得其眞。臣愚以爲使諸列侯郡守二千石。各擇其吏民之賢者。歲貢各二人。以給宿衛。且以觀大臣之能。所貢賢者有賞。所貢不肖者有罰。夫如是。諸侯吏二千石。皆盡心於求賢。天下之士。可得而官使也。徧得天下之賢人。則三王之盛易爲。而堯舜之名可及也。毋以日用爲功。實試賢能爲上。量材而授官。錄德而定位。則廉恥殊路。賢不肖異處矣。陛下加惠寬臣之罪。令勿牽制於文。使得切磋究之。臣敢不盡愚。

賢良策三

於是天子復策之。制曰。蓋聞善言天者。必有徵於人。善言古者。必有驗於今。故朕垂問乎天人之應。上嘉唐虞。下悼桀紂。寢微寢滅。寢明寢昌之道。虛心以改今。子大夫明於陰陽。所以造化。習於先聖之道。業然而文采未極。豈惑乎當世之務哉。條貫靡竟。統紀未終。意朕之不明與。聽若眩與。夫三王之教。所祖不同。而皆有失。或謂久而不易者。道也。意豈異哉。今子大夫旣已著大道之極。陳治亂之端矣。其悉之究之。孰之復之。詩不云乎。嗟爾君子。毋常安息。神之聽之。介爾景福。朕將親覽焉。子大夫其茂明之。對曰。臣聞論語曰。有始有卒者。其惟聖人乎。今陛下幸加惠留聽於承學之臣。復下明冊以切其意。而究盡聖德。非愚臣之所能具也。前所上對。條貫靡竟。統紀不終。辭不別白。指不分明。此臣淺陋之罪也。冊曰。善言天者。必有徵於人。善言古者。必有驗於今。臣聞天者。羣物之祖也。故徧覆包函而無所殊。建日月風。

雨以和之。經陰陽寒暑以成之。故聖人法天而立道。亦溥愛而亡私。布德施仁以厚之。設誼立禮以導之。春者。天之所以生也。仁者。君之所以愛也。夏者。天之所以長也。德者。君之所以養也。霜者。天之所以殺也。刑者。君之所以罰也。繇此言之。天人之徵。古今之道也。孔子作春秋。上揆之天道。下質諸人情。參之於古。考之於今。故春秋之所譏。災害之所加也。春秋之所惡。怪異之所施也。書邦家之過。兼災異之變。以此見人之所爲。其美惡之極。乃與天地流通。而往來相應。此亦言天之一端也。古者修教訓之官。務以德善化民。民已大化之後。天下常亡一人之獄矣。今世廢而不修。亡以化民。民以故棄行誼而死財利。是以犯法而罪多。一歲之獄。以萬千數。以此見古之不可不用也。故春秋變古則譏之。天令之謂命。命非聖人不行。質樸之謂性。性非教化不成。人欲之謂情。情非度制不節。是故王者上謹於承天意。以順命也。下務明教化民。以成性也。正法度之宜。別上下之序。以防欲也。修此三者。而大本舉矣。人受命於天。固超然異於羣生。入有父子兄弟之親。出有君臣上下之誼。會聚相遇。則有耆老長幼之施。粲然有文以相接。驩然有恩以相愛。此人之所以貴也。生五穀以食之。桑麻以衣之。六畜以養之。服牛乘馬。圈豹檻虎。是其得天之靈。貴於物也。故孔子曰。天地之性。人爲貴。明於天性。知自貴於物。知自貴於物。然後知仁誼。知仁誼。然後重禮節。重禮節。然後安處善。安處善。然後樂循理。樂循理。然後謂之君子。故孔子曰。不知命。亡以爲君子。此之謂也。冊曰。上嘉唐虞。下悼桀紂。寢微寢滅。寢明寢昌之道。虛心以改。臣聞衆少成多。積小致鉅。故聖人莫不以淹致明。以微致顯。是以堯發於諸侯。舜興乎深山。非一日而顯也。蓋有漸以致之矣。言出於己。不

可塞也。行發於身，不可掩也。言行治之大者。君子之所以動天地之故。盡小者大。慎微者著。詩曰：惟此文王，小心翼翼。故堯兢兢日行其道，而舜業業日致其孝。善積而名顯，德章而身尊。此其寢明寢昌之道也。積善在身，猶長日加益；而人不知也。積惡在身，猶火之銷膏，而人不見也。非明乎情性，察乎流俗者，孰能知之。此唐虞之所以得令名，而桀紂之可爲悼懼者也。夫善惡之相從，如景響之應形聲也。故桀紂暴謾，讒賊並進，賢知隱伏。惡日顯，國日亂。晏然自以如日在天，終陵夷而大壞。夫暴逆不仁者，非一日而亡也，亦以漸至。故桀紂雖亡道，然猶享國十餘年。此其寢微寢滅之道也。冊曰：三王之教，所祖不同，而皆有失，或謂久而不易者道也。意豈異哉。臣聞夫樂而不亂，復而不厭者，謂之道。道者，萬世亡弊。弊者，道之失也。先王之道，必有偏而不起之處。故政有賤而不行，舉其偏者以補其弊而已矣。三王之道，所祖不同，非其相反，將以揅盜扶衰，所遭之變然也。故孔子曰：無爲而治者，其舜乎。改正朔，易服色，以順天命而已。其餘盡循堯道，何更爲哉。故王者有改制之名，亡變道之實。然夏上忠，殷上敬，周上文者，所繼之揅當用此也。孔子曰：殷因於夏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周因於殷禮，所損益可知也。其或繼周者，雖百世可知也。此言百王之用，以此三者矣。夏因於虞，而獨不言所損益者，其道如一而所上同也。道之大原出於天，天不變道亦不變。是以禹繼舜，舜繼堯，三聖相受而守一道，亡救弊之政也。故不言其所損益也。由是觀之，繼治世者其道同，繼亂世者其道變。今漢繼大亂之後，若宜少損周之文，致用夏之忠者，陛下有明德嘉道，愍世俗之靡薄，悼王道之不昭，故舉賢良方正之士，論議考問，將欲興仁誼之休德，明帝王之法，建太平之道。

也。臣愚不肖，述所聞，誦所學，道師之言，臣能勿失耳。若乃論政事之得失，察天下之息耗，此大臣輔佐之職。三公九卿之任，非臣仲舒所能及也。然而臣竊有怪者：夫古之天下，亦今之天下；今之天下，亦古之天下。共是天下，古亦大治，上下和睦，習俗美盛，不令而行，不禁而止，吏亡姦邪，民亡賊盜，囹圄空虛，德潤草木，澤被四海，鳳皇來集，麒麟來游，以古準今，一何不相逮之遠也！安所繆盭而陵夷若是？意者有所失於古之道與？有所詭於天之理與？試述之於一本有字。古返之於天，黨可得見乎？夫天亦有所分予，予之齒者，去其角，傳之翼者，兩其足，是所受大者，不得取小也。古之所予祿者，不食於力，不動於末，是亦受大者，不得取小，與天同意者也。夫已受大，又取小，天不能足，而況人乎？此民之所以囂囂苦不足也。身寵而載高位，家溫而食厚祿，因乘富貴之資力，以與民爭利於下，民安能如之哉？是故衆其奴婢，多其牛羊，廣其田宅，博其產業，畜其積委，務此而亡已，以迫蹙民。民日削月朘，寢以大窮。富者奢侈羨溢，貧者窮急愁苦，窮急愁苦而上不救，則民不樂生，民不樂生，尚不避死，安能避罪？此刑罰之所以蕃，而姦邪不可勝者也。故受祿之家，食祿而已，不與民爭業。然後利可均布，而民可家足。此上天之理，而亦太古之道。天子之所宜法，以爲制，大夫之所當循，以爲行也。故公儀子相魯，之其家見織帛，怒而出其妻，食於舍而茹葵，慍而拔其葵。曰：吾已食祿，又奪園夫紅女利乎？古之賢人君子，在列位者皆如是，是故下高其行而從其教，民化其廉而不貪鄙。及至周室之衰，其卿大夫緩於誼而急於利，亡推讓之風，而有爭田之訟。故詩人疾而刺之，曰：節彼南山，維石巖巖，赫赫師尹，民具爾瞻。爾好誼，則民鄉仁，而俗善；爾好利，則民好邪，而俗敗。由是觀